



## 食事



## 小满吃“苦”

□杨埔宅

每逢小满时节,我常会跟孩子念叨一句:“小满吃苦,一夏不苦。”不同于年少时对这句俗语一知半解,现在的我早已明白这个季节为何要吃“苦”,也知晓要吃哪些“苦”。

此时正值苦瓜成熟季,面对这种苦味食材,不少人是望而却步的,家里掌勺的大人也得想办法把这菜烹煮得可口,才好劝孩子吃下。以前这个季节去菜市场买菜,阿嬷总要买几条苦瓜,顺道再拎回一袋新鲜的杂鱼。到家后,她先把苦瓜放入水中搓洗,再捞出切成小段。之后不急着手进行下一个步骤,阿嬷会朝屋里喊一声:“来做苦瓜盅咯!”每次听见这话,家里的孩子们一定马上放下手里的玩具,争相跑过去帮忙。

一群孩子围过来,阿嬷便分给他们每人一把勺子,拿它可以挖掉苦瓜的瓤和籽。担心孩子们掌握不好技巧,她还会提醒说:“不能全挖透,记得留个底。”见他们都上手了,阿嬷才把那袋杂鱼拿到天井的水槽边处理。她干活一向麻利,很快就将一条条杂鱼的鳞刮掉,去除鱼的头尾和内脏,接着用清水冲清一遍,这些杂鱼便可以放进石臼里捣碎,再加入地瓜粉搅拌均匀成鱼泥。等阿

嬷把装着鱼泥的盆放在灶台上,孩子们立马拿着勺子凑过来,舀鱼泥填入一个个掏空的苦瓜段里,接着将它们放入锅里蒸熟,苦瓜盅就算做好了。不同于清炒的苦瓜带着丝丝苦味,蒸过的苦瓜盅一点也不苦,搭配鱼泥一起吃,还能尝到淡淡的甜味。一盘苦瓜盅端上桌,孩子们都不会拒绝,反而争先恐后地夹起来品尝。

这个季节,家里常吃的苦味食材还有苦菜干。新鲜苦菜通常是春季采收的,把它们铺在竹筐里晾晒一段时间,就变成可以长时间存放的菜干。以前一到小满时节,看见长辈在泡发苦菜干,我就知道这天餐桌上肯定会出现苦菜猪肉汤,不同于现在对这道菜喜爱有加,儿时的我一口汤都不愿意喝,因为用苦菜干煮出来的猪肉汤颜色黑乎乎的,喝一口就感觉舌头发苦,这汤散发的味道也很古怪,弟弟形容它就像“臭脚丫味”。即使色香味全无,阿嬷仍认为这道汤很适合夏天喝,每次煮完都“逼”着我和弟弟喝下一碗。无法拒绝的我们只好捏着鼻子,如同喝药一样把汤灌进肚子里。

初夏的蒲公英长势喜人,将它的嫩叶摘下来,先放进沸水中焯烫一下,捞出来蘸水后切碎,拌入蒜蓉、生抽与香油调味,稍稍搅拌一下就是一道开胃凉菜。这也是老一辈闽南人喜欢吃的开胃凉菜,味道微微

发苦,孩子们不爱吃,大人们却觉得这道凉菜很下饭,吃着格外顺口。

闽南乡下流传着一句俗语:“小满尽田起,小工饭大碗。”意思是小满时节农活多,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饭量也变大了。夏天干农活流汗多,农人们出门都要带着一大壶解渴又消暑的茶水,就像在我老家,乡亲们经常随身携带的是一壶“草仔茶”,有时还会把壶里的茶水换成“一见喜”,也就是穿心莲,它的味道非常苦,甚至不亚于黄连。

我曾趁着父亲不注意,偷偷倒了一杯壶里的“一见喜”茶,刚抿了一口,就苦得龇牙咧嘴,把茶汤吐出来,又赶紧跑去漱口,折腾了半天,嘴巴里还是留着一抹苦味,让我叫苦不迭。现在到了夏天,觉得上火,我仍会煮一壶“一见喜”茶,只是不敢直接喝,每次都得往碗里加一勺白糖或是蜂蜜,再大口将茶汤一饮而尽。这样一碗茶汤,也的确能褪去体内燥热,舒缓身体的不适感。

记得我问过阿嬷:“为什么小满要吃苦味的食物?”阿嬷的回答是:“咱们这地方夏天湿气重,多吃‘苦’才能排出湿气,身子舒坦少生病。”如今我成了长辈,每次劝晚辈们小满吃“苦”,仍会搬出阿嬷的这套说辞,告诉他们要顺应时节吃些苦味菜,好让身子不受暑湿困扰,也借着这些滋味,提醒孩子要懂得先苦后甜的道理。



## 每日佳句

真正阻碍脚步的,往往不是崎岖与荆棘,而是内心的羁绊,看似路在脚下,实则路在心中。



## 一树玉兰

□庄淑静

五月的清晨,风里还裹着隔夜的微凉,轻轻拂过脸颊,是独属于乡间清晨的清爽气息。

村子西南角,那棵百年玉兰树静静立着,比周遭低矮的砖瓦房高出好多倍,枝丫舒展着伸向天空,总要仰着脖子,才能望见顶端层层叠叠、郁郁葱葱的树冠。每到花开的时节,满树洁白如雪,花瓣层层舒展,整个村子都被这股清润的香气裹住。

那些年,这棵老玉兰是家里贴补生计的指望,也是我和三姐童年里踏实的陪伴。天蒙蒙亮,阿爸就摸黑走到老树下,手脚麻利地攀上粗壮的枝干,去摘那些裹着晨露、最饱满紧实的花苞。他总说,带露的花苞香气最浓,卖相也好,能多换些钱。

我和三姐也早早醒了,穿着人字拖主动跟到树下。老玉兰的树干分叉处又宽的,天然就像一张稳当的小树凳,我和三姐一人占一头,安安稳稳坐着,仰着脑袋在繁枝密叶间找阿爸的身影。他站在高高的树梢,身影被晨光衬得小小的,隔着层层花叶,朝我们喊一声:“乖乖等着,马上就好,别乱跑。”我们便乖乖应着,安安静静守在树下。

等着的时光从不是枯燥的,随手摘一朵半开的玉兰,花瓣洁白如玉,摸着软软糯糯的,捻一缕瓣边碎发,轻轻绕在花瓣上,香就粘在了发丝间;或是直接掐一朵别在耳后,风一吹,清香就贴着眉眼绕,连呼吸都是香的……细碎的晨光从枝叶缝隙里漏下来,落在脸上、手上,暖而不晒,舒服得让人想眯着眼发呆。

等阿爸背着满满一袋花苞从树上下来,裤脚沾着晨露,额角带着薄汗,总会从袋里挑出几朵最白、最饱满、开得最盛的玉兰塞到我和三姐手里:“给你俩留的,拿着玩。”我们攥着温润的花瓣,心里甜滋滋的。

紧接着,就是一天里最盼的事——跟着阿爸去村里唯一的老阔店铺,吃一顿热乎的早饭。

店铺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,大铁锅里的豆浆咕嘟咕嘟冒着热气,醇厚的豆香混着柴火味,飘满整个小店。油锅滋滋作响,一根根油条在热油里慢慢膨胀,炸得金黄酥脆,捞出来沥油,看着就让人咽口水。我和三姐捧着滚烫的豆浆碗,一手捏着酥脆的油条,小口咬下,外皮酥得掉渣,内里绵软,再蘸一口热乎醇厚的豆浆,油香混着豆香,是最朴实的乡间滋味。阿爸坐在对面,从不舍得吃油条,只点一碗豆浆,慢慢喝着,眉眼含笑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模样。

离开家乡多年,如今身在城市,日子安稳向好,而这份藏在花香里的旧时光与温情,从来都没走远。每到五月,街头巷尾但凡飘来一缕熟悉的玉兰香,我就会下意识停下脚步,站在原地久久不动。

闭上眼,仿佛瞬间就回到了那个乡间的清晨:还是那棵高过砖瓦房的老玉兰,还是树杈间并肩而坐的我和三姐,还是树梢上忙碌的阿爸,还是小店里热气腾腾的豆浆和金黄的油条,连风里的微凉、花香的醇厚以及心底那股说不上来却实实在在的幸福感,都和当年一模一样。

## 天伦



不久前,我带母亲去餐厅吃饭。当时是用餐高峰期,店内嘈杂喧闹,我牵着母亲穿过拥挤的人群,好不容易找到了预订的座位。叮嘱母亲坐着不要乱动,没等她回应,我又匆匆地起身去洗手间。

等我回到座位,才发现母亲不见了。我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,赶紧起身去寻找,过了好一会儿,才在偏僻的过道,找到了神色慌乱的母亲。终于看见我,她的眼圈微微发红,嘴里嘟囔着:“你怎么不等我,这么大的地方,我没带手机,都找不到回去的路。”听见母亲委屈地抱怨,一股酸涩瞬间涌上心头,堵得我心口发闷。

记忆里的母亲,从来不是这般脆弱无助的模样。从前的她走路脚步轻快,做任何家务都很麻利。我年幼时为了跟上她的步伐,经常需要小跑追赶。可岁月从不饶人,

时间悄然改变了一切,如今的母亲年龄渐长,脚步变得迟缓,眼神也大不如从前,面对陌生的环境,总会手足无措。反观我总是一副只顾着向前走,经常忽略了身后慢慢变老、需要我等候的她。

早些年,母亲一直用的是老年机,功能仅限拨打电话。在她眼里,手机能维系基础沟通就足够了。逢年过节,孩子们回家团聚,都是捧着智能手机刷视频、聊微信。唯独母亲独自坐在角落,安静地看着,偶尔才探过头,轻声地询问:“手机里到底有什么,怎么你们看得这么开心?”话语里藏着掩饰不住的羡慕。

于是我把闲置的智能手机给母亲使用,想让她也体验便捷的生活。可真正上手教学,我才发现这件事远比想象中的困难。解锁屏幕,点开软件、连接网络,这些在我眼里不值一提的小事,对母亲而言却格外艰难。同样的步骤反复教了几遍,母亲转头就忘了,偶尔不小心误触弹出广告,她还会

紧张地把手机递给我,小心翼翼地解释说:“是不是手机坏了?我真的没有乱碰。”

起初,我没有耐心,教了母亲几次,便心生烦躁,说话的语气也不自觉加重:“跟你说过操作方法了,怎么记不住啊。”母亲听完总是沉默地走开,有次忍不住了,才说:“我老了,脑子转不动了,你慢一点教我好不好?”听到这句话,我当下羞愧不已,想起自己小时候学不会拿筷子、系鞋带、辨认钟表,母亲从来没有一丝不耐烦,日复一日地耐心引导我。如今角色互换,我却连几分耐心都舍不得付出。

自那以后,我不再急于求成,而是按照母亲习惯的节奏,一点点教她使用智能手机。她听不懂,我就放慢语速;她记不住,我就重复讲解。慢慢地,母亲能熟练刷短视频,还懂得和亲戚视频通话了。看着她每次学会新功能,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,我也明白了母亲需要的从来不是昂贵的礼物,而是我愿意花时间,陪伴她了解新事物。

思绪飘远,我又想起陪母亲去看病的情景。医院的楼层多,来往的人络绎不绝,很容易迷失方向,每次去复诊,母亲都是紧紧跟在我的身后,寸步不离。我去挂号、排队、咨询医生,每走几步也得回头确认她的位置,生怕她走失。看着小心翼翼跟在我身后的母亲,我脑海里也会浮现自己小时候寸步不离粘着她的画面。

成年后,我习惯了步履匆匆,做什么都追求效率,觉得日子是往前赶的,路要快走,事要快做。却忘了岁月会慢慢磨去她曾经矫健的身姿,忘了她如今也像孩童一般,需要陪伴与等候。往后,我想自己要多倾听母亲的心声,多停下脚步陪伴身旁,不要急,不要催。就像当年母亲等我那样,等一等慢慢老去

## 慢下来,等等她

□伊羽雪

## 乡间浅夏时

□留丽灵

又到孟夏时节,拂面而来的风,裹挟着湿润的水汽,这也是闽南乡间独有的温润气息。

此时,田野里的麦子已经黄了,穗子垂着头,微风不时掠过麦田,穗叶相互摩挲,发出窸窣窣的轻响,好似有人在说着悄悄话。偶尔风一使劲,麦浪一层一层涌起来,如同大地在翻身。我站在田埂上看了很久,又想起家里长辈常提起的那句话:“麦子‘翻身’的时候,就该准备镰刀了。”这不,村里不少农户已经扛着农具,趁着晴好天气下地,抢抓农时收割成熟的麦子。

老厝院墙边的那株蔷薇开得正盛。这种花在乡下随处可见,可每逢花期,看着

粉白花枝攀附墙头,我仍会心生欢喜。蜜蜂时而穿梭于花蕊间采蜜,低沉的嗡嗡声萦绕耳畔,恰似炉火上即将沸腾的汤水。空气中飘散着花的清香和泥土的潮气,仔细闻,当中还夹杂着一缕熟悉的甜香。不知邻居家正在做什么好吃的,是慢火熬煮的花生汤,还是手打的米糕?光在脑海里猜想,我就觉得口舌生津。

离我家不远有一方池塘,小满过后,池中的荷叶陆续展开了,一片挨着一片,绿得发亮,池水清澈,站在岸边,一低头便能看见游动的小鱼。一只青蛙蹲在荷叶上,鼓着腮帮子呱呱叫,我正打算数它叫了几声,青蛙扑通一声跳回水里,随即溅起小小的水花。闽南人习惯把青蛙叫作“水鸡”,本地还有句俗语叫作“水鸡吼,布田到”,说的是听见“水鸡”频繁叫,就该插秧了,这蛙声也是闽南夏种开启的号角。

初夏的天气晴时雨,往往一场雨过后,雾气又接踵而至,一座挨着一座的青山变得灰蒙蒙,好像谁用淡墨随手抹了几笔。透过薄雾,依稀可见山脚下的红砖厝静静地立着,燕尾脊在夕阳里翘起好看的弧线。到了饭点,烟囱里飘出缕缕炊烟,转眼间又被风吹得歪了身子,那烟里有柴火味,有饭菜味,也有一种“家”的味道,每次回外婆家,我都能尝到这样的味道。这时的灶膛里柴火烧得正旺,铁锅里的咸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,一进屋就能闻到浓郁的香气。等粥出锅的空档,我喜欢搬一张板凳放在门口,然后坐下来看天边的云一点点变红,也瞧田里的白鹭慢悠悠地踱步,心里总觉得格外平静、踏实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,村子里亮起昏黄的灯,远远近近的,一盏接一盏,犹如撒了一把碎金。风还是那样温柔地吹着,带着田野的凉意,也带着人间的暖意,蛙声从池塘那边连成一片,和着不知哪棵树上响起的蝉鸣,热闹热闹的。耳边传来外婆呼唤我的声音,她让我进屋盛粥,顺带帮忙收拾桌上的瓷碗与竹筷。屋外蚊虫渐渐多了起来,我随手拿起蒲扇,慢悠悠扇动,驱散围绕在身边的小飞虫。

闽南乡下的初夏就是这样,阴晴不定的天气搭配此起彼伏的虫鸣,田间农活轮番登场,院里花朵次第盛放。日子没有太多波澜,每日围绕田地、老厝、三餐打转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出劳作,日落休憩,顺应时节收麦插秧,守着一方小院,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。

工作后,交通工具变得愈加多样,我不再依赖脚踏车出行,日常通勤大多选择公交车或电动车,只有闲暇空余时间,才偶尔骑上脚踏车出门逛逛。不过在夜色下,看见孩童骑车玩耍,我依旧会想起自己年少学骑车的往事,还有那段与脚踏车相伴走过的青春岁月。

远了,再继续练习。小姨见我这样,还恨铁不成钢地说:“你这样猴年马月才能学会啊。”话虽这样说,她还是不厌其烦地教我。终于赶在去学校报到前,我学会了骑车,不过只敢在没有人的小道上骑行。

我就读的大学在郊区,平时想去繁华的市中心,骑脚踏车是方便又省钱的出行方式。于是上大一时,我省吃俭用,又利用课余时间兼职做家教,终于在大二凑齐了钱,去二手车市场买了一辆小巧的女士脚踏车,可算完成心愿,我开心了足足一周。一开始,我骑车出门总是胆战心惊,怕路上摔跤,还得拉着舍友同行。一段时间过去,渐渐熟悉了路况,我才敢自己独自骑行。

之后,我骑着这辆脚踏车去上课、做兼职,也骑着它去考试、面试。每隔一段时间,我就要拿抹布把车子擦拭一遍,即使宿舍楼下有露天停车场,我也宁愿多花些时间,把车骑到有雨棚的地方停放。那三年,我和这辆车一起迎接黎明、告别晚



## 四季



## 回首



晚饭后,我经常出门散步,有时会遇见一群孩子在小区外的广场上骑行。看着他们骑着车自在追风的身影,我又不禁想起自己年轻时学骑车的场景。

我出生的年代,物资比较匮乏,脚踏车仍属于一种“奢侈品”,不少人出行都是靠走路。只有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,才会置办一辆“二八大杠”供一家人共用。不过这种脚踏车的车架高且车身厚重,并不适合小孩骑。

直到我上了初中,周围一些同学才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脚踏车,这些车很少是新买的,而是家里大人不用的旧车。那时只能走路上下学的我,十分羡慕这些“有车族”,有时心痒难耐,就央求要好的同学载我一程,让我坐在车后座过瘾。

后来我考上大学,父母喜出望外,听他们询问要什么奖励?我才提出想学骑脚踏车。但是这个要求还是让父亲犯了难,毕竟家里当时只有一辆“二八大杠”,没有

多余的,再添置一辆适合我骑的女式脚踏车。思来想去,我便去找小姨帮忙,因为我和她的身高差不多,她用的脚踏车,我骑着也合适。

那一年的暑假,我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学骑车上。刚开始,我很想像其他同学那样,左脚在踏板上蹬一蹬,趁车滑行的时候,右脚帅气地从车座上跨过去,接着稳稳地踩上右踏板。无论尝试多少次,我都学不会这个动作,小姨见状,便劝我先坐好,再蹬车前行。

不像小时候那样胆子大,我骑车时变得格外小心,每次车子骑出去,我的身子就不听使唤地左摇右摆,手也控制不好刹车,一不留神就连带人带车摔倒在地。摔跤次数多了,我觉得很丢脸,脑子里也开始“天人作战”,一会儿想要就此放弃,一会儿又决定坚持。后来,我干脆把脚踏车推到一处偏僻的角落,老远见有人来,立马把车停下来,假装做别的事情,等那人走

## 岁月深处的脚踏车

□李辛

## 古人花式过夏夜

●临水纳凉:天气燥热的夜晚,来到水边乘凉,借着水汽晚风驱散暑气,悠闲打发夜晚时光。

出处:散发乘夕凉,开轩卧闲敞。——唐·孟浩然《夏日南亭怀辛大》

●庭院观星:夏夜天色清朗,坐在庭院当中仰望漫天星辰,借着星河夜景舒缓心情。

出处:竹床藤簟晚凉天,卧看星河小院偏。——元·瞿佑《夏晚纳凉》

●闲享抚琴:晚风习习之时,静坐亭中抚琴奏曲,悠悠琴声相伴,消解夏日烦闷。

出处:松风吹解带,山月照弹琴。——唐·王维《酬张少府》

●江畔泛舟:夏夜闲来无事,乘坐小船游走江面,借由江风纳凉,也观赏江上夜色。

出处:画舫宜凉夜,沧江酒气清。——明·王恭《夏夜泛江因造澹山》